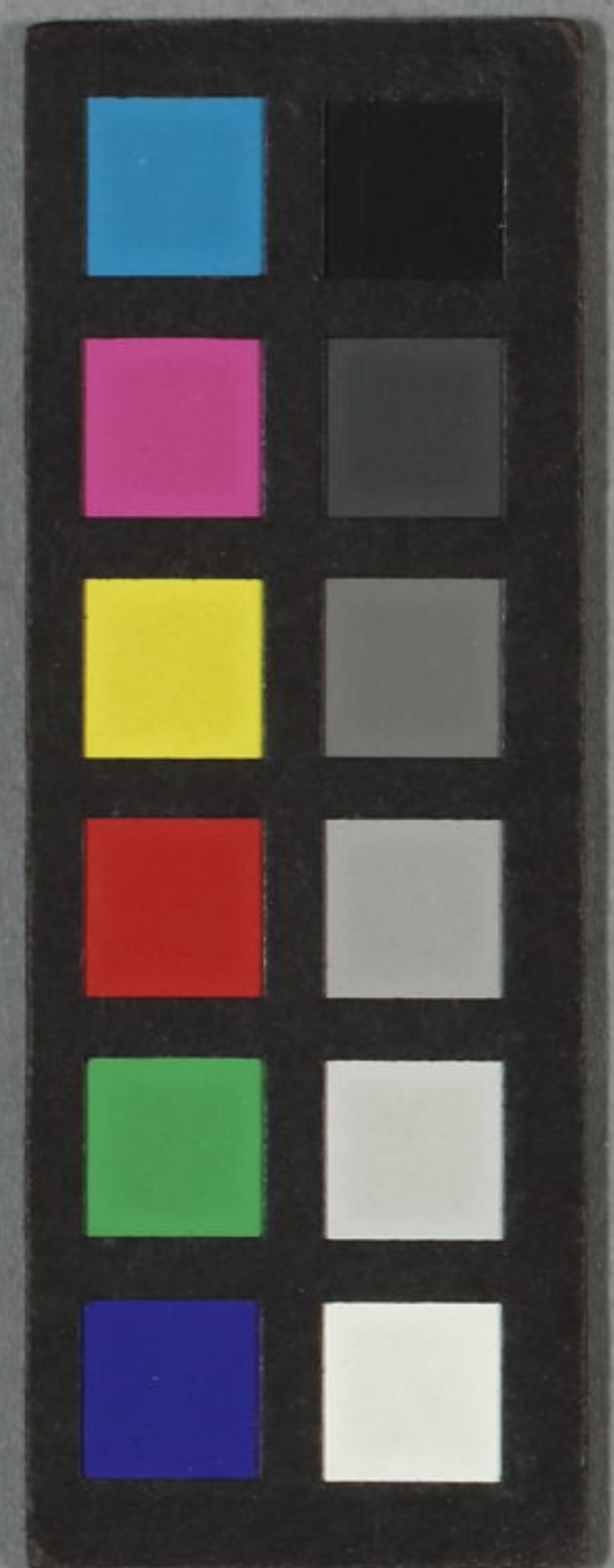


十三經註

日仁12
479
D



21
8

尚書

12

尚書卷第五下

漢孔安國傳

所錢
有拘

周書

君奭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

尚書君奭卷五下

尚書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
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廢興之跡亦
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
誠所以國也至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
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乎上帝命弗
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邇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
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不長遠念天
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眾
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
地絕失先玉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

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

諶時王反

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曰

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于餘臣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我畱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

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言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畱佐成王

公曰君聃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

尚書
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
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
甘盤

言湯放桀受命為天子尹摯佐湯功至大
天謂致太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
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太戊太甲
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

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
及二臣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
此巫賢賢咸子巫氏高宗卽位甘盤佐之
後有傳說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
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
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

享國長久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共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

知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公曰君罔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長

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
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
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
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
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
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閔閔氏虢國
叔字文王弟天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
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
禦侮之任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

人蔑莫
結反

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

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昌不單稱

德

單與輝通稱平聲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小子同未有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言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爽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即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爾今與汝畱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

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畱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

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公曰君告汝朕允

言告汝以我之誠信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

二人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嗚呼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
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
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
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當敬順
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
因以名篇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以罪放而卒王成王也父卒命子罪
不相及以册書命之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致法謂

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
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霍叔罪輕故退
爲庶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
爲晉所滅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
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
卿治事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
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
新國欲其戒之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
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
之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
其賢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
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
哉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
所以為惟忠惟孝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
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以垂法子
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更當循文武之常
教以父違命為世戒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
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
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
終終以困窮

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

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疇以變亂舊典文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因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所作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周公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

告令之所作亦亡

多方眾方天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伐奄歸誥以禍福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

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言惟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蓋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

夏

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

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

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乃爾攸聞

尚書多方

卷五下

十六 管正

言桀之惡乃汝所聞

稽古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
剗割夏邑

叨他刀反
憤陟利反

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
施也言昏昧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
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

內言昏甚桀不能善奉於人眾無大惟進
恭德而大舒情於治民惟洪舒於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
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尚書多方

卷五下

七

管古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

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大不能明安享于

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

所為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

合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賢大代夏政為

天下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

用勸善言政刑清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

乃惟有身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乃爾惟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惟汝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紂謀其政不潔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惟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

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稽古樓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

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

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

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訖洽反

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

治於我周二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熙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

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汝

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
信于正道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
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
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
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
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

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我教告戰要囚
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
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
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
奔走臣我監五祀

王歎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監謂成
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今汝

奔走來從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

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

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

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大小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

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

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

在汝位

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

爾田

汝能使我闕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

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
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

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

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

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頰大遠

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離逖爾士

王歎而言曰眾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

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

汝祚矣若汝乃為逸豫頰僻大棄王命則

惟汝眾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

尚書 卷五下 三 晉書

汝土將遠徙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綴朱衛反賁音奔

周公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

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因用王所立政之

尚書立政 卷五下 三 晉書

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

義民

恂音荀

古之人迪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其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皋陶所謀彼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

尚書立政

卷五下

三

舊古婁

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眾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厥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其在商邑思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蓋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注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

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嗚呼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

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

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啓音敏奄衣檢反

受德紂字帝乙愛之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

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

為威虐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

言不任賢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

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

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

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惟

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

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伐

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眾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

夫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
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
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武王循惟謀從文王
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
之子孫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

歎稚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
德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
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
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
其力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
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我受

民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
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
所受之民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
乂之

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

王矣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
以正是之道治眾獄眾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
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且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
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

天下治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

尚書立政卷五下

三

書立政

稽古

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勩音邁

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自今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獨言眾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

揚父之大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

私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順其事并告太史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

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五下終

尚書卷之六

漢孔安國傳

周書

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濶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成王雖作洛邑猶還

西周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成王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

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

億曰兆言多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

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
去

聲

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
之前思患預防之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六

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
亥反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

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

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官職有序故

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正治禹湯建
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凡
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
其人

今子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
若訓迪厥官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
古人言自有極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

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
擬夏殷而蹈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
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
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三公之
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少詩照反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宏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匹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大小皆協睦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
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誥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
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
殺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司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

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

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
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皆能其官則政治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制
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
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
巡守然觀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大
明考績黜陟之法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
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

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
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從政以公平
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
不學耑面莅事惟煩蓄勅六反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
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汝為政

當以儀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
亂其官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
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
事必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
罔後艱

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
高繇志業廣繇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

難言多疑必致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

德心逸曰休作偽心勞曰拙載作代反

言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
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是當恭儉
惟以立德無行姦偽為德直道而行於心
逸豫而名且美為偽飾巧百端為心勞苦
而事日拙不可為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庖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推通回切
庖莫江切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諧庖亂也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

辟必益反
斃音亦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

治汝所有之職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

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

德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馭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東北有肅慎氏來賀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肅慎之來賀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告亳姑

周公致政老歸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

成周以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及公薨成王不敢臣周公故葬於畢使近文武之墓惟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公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所作亡

君陳

臣名也因以名篇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者故

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書命之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且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疏遠每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命汝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言所聞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

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
行之於外謂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
善則稱君人臣之義歎而美之曰臣於人
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

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
恭反

言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
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惟寬
不失制動不失和斯德教之治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

宥惟厥中辟毘
亦反

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
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人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

止犯刑者乃刑之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女九反

習于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

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

入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

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

良

言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

以勸能惡以沮否且進顯其賢良者以率

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
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子
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
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人之於上不
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
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

政教則信升於大道汝能升大道則惟我
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非但我受多
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凡稱誦於長世
沒而不朽

顧命 實命羣臣
敘以要言

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

召畢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成王

臨終之命曰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音桃頰音悔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

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彤音全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

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王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

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

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音昭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

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

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眾國勸使爲

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

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

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還音旋

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綴衣幄帳羣

臣旣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

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恤宅宗

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
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
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
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

氏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

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相去聲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
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

狄設黼屨綴衣

狄下士屨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

幄帳象平生所為

牖間南嚮敷重篔席黼純華玉仍几

篔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蒨萃綴雜彩有文之具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蒨竹玄粉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

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肩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

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坐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

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
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
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

階阼音侯
戣音達

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
寢門一名畢門綦文鹿子皮弁亦仕堂廉

曰阼土所立處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
東西廂之前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
之階上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
入卽位階西反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公
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
名色玄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册命

執事各異裳形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册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

方以敬忌天威

王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咤陟嫁反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

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

醉疾各反

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噦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噦才詣反

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噲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噲互相備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

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康王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康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召畢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
 位皆北面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
 實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
 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
 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
 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
 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
 羨若克恤西土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
 言諸侯以內見外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
 謂誅紂也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
 西土之民本其所起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

命書之誥

和古模

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惟周家新升王位宜盡和天下賞罰能定
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施及子孫無窮今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當張大六師之眾
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王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報
誥報其戒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則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
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
方

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
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
且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
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君聖臣良用

受直端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存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天子稱同姓諸

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臣已聽誥命趨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

次王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康王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

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黜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

東郊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於黜三

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

豐文王所都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吏安

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

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

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惟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忘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之四方無可度之者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言畢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

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
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
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
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
封守以康四海

癉多早反
守每究反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
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不
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
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郊圻雖舊
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
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
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言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彼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倣化奢麗萬世同流

鮮上聲悖布內反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且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侈怙瓜反

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恆多僭上且殷眾士驕恣過制矜其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

禮閑禦其心惟難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
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
其能順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
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
宏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
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

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
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東夷西
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
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子孫訓其成式惟又聞音問

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
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後

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
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言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
輕之須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
所以勉畢公

君牙

命以其名
遂以名篇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君牙臣名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

稽古樓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因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詩書君牙

卷六

三

詩書

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
繼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
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
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

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
言心無中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
咨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
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
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
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歎言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
奉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
皆以正道無邪缺汝惟當敬明五教用奉
順於先王之道且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
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
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

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
廢之則民亂故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
君之有治功

罔命以罔見
命名篇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罔命

伯罔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王若曰伯罔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罔九永反
怵勅律反

王順其事以命伯罔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故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從才用反

言昔文武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

官有尊卑無不忠良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是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

作書

稽古樓

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且恃左
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
先王之功業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
后德交修不逮

言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侍御之臣無
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
所不及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

惟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
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
其惟皆吉良正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
臣不德惟臣

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

尚書問命卷六

三十一

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王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後為甫侯故稱甫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因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
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
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時世所宜訓作

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之反
鴟處脂反

王謂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
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
尤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
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

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

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椽竹角反黥渠京反

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

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

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

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以加

無辜故曰五虐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

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

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

焚敷文反又音紛

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

焚焚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

約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

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

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君帝帝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幸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

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堯監苗

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三君各

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彝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

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
惟德之勤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
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
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惟時典獄皆能敬
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凡

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
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
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
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
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
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

言任重是汝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
之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
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苗民無肯選擇
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爲威虐
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苗民任奪
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
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罪重無以辭於天
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爲至戒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
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
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惟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父至童孫
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

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
我言庶幾有至命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
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整齊於
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
爲天所終在人所行汝當庶幾敬逆天命
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
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先戒以勞謙
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

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
寧長久之道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
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
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
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何言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
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
正之于五刑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
罰出金贖罪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
赦免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

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
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
所在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
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
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言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

得其理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

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關反

刻其類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

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

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別足曰荆倍

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淫刑也男子

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

至重者事之宜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各入

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

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
苦莫敢犯者人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
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囚辭其難在於
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當憐下人
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
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
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斷
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

文辭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
兩刑亦具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
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
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
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
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
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我敬於刑當
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
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
難聽故言之民之所以治由典獄無不以
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
則民治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
獄之兩辭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

其報則以眾人見罪當長畏懼惟爲天所
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
則天罰之天道罰不中令眾人無有善政
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
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
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

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
 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智人惟用刑乃有無
 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
 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有邦有土受
 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
 而法之為無疆之辭

文侯之命

平王命
為侯伯

平王錫晉文侯桓罔圭瓚作文侯之命

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文侯之命所以名
 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
 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

王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

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言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更述文王所以王也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王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隕隕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

者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
之致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
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
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
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

予嘉

扞侯
扞反

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

祖唐叔之道獎之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
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
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
為孝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
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
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
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

爾都用成爾顯德

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
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
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
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
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父往
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

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
荒廢人事而自安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
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
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費誓

費魯東郊之地名

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

伯禽始封之國居曲阜徐戎淮夷竝起為

尚書

費誓

卷六

五十五 誓古書

和
寇於魯故東郊不開魯侯征之於費地而
誓眾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
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
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
頌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
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今

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竝起為寇此
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
秦始皇逐出之

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

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穀速條反敵舉
天反弔音的鍛

都玩反

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
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備汝弓矢弓調矢利

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弇無敢傷牯

牯之傷汝則有常刑牯音谷獲胡化反斂乃結反弇疾鄂反

今軍人惟六文舍牯牢之牛馬言軍所在

必放牧也獲捕獸機檻當村塞之弇穿地

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

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

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

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

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眾人

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

商度汝功賜與汝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

盜汝則有此常刑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

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入軍人盜竊

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

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

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

三遂時乃芻菱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糗去九反楨音貞芻臆俞反菱音交

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皆當儲時汝糗

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

軍興之死刑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時

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

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曰當築攻敵壘

距堙之屬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

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郊

遂多積芻菱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

軍興之大刑

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伐鄭道三帥帥師往伐之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穆公誓其羣臣通稱士也謂予告汝眾言之本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言我心之欲改過自新如日月竝行過如

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前雖則有云然之過

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番音波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而用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
諷也

昧我思之諷也
惟察察便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
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
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

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斷也 玩反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
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
有所容言將任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
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
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
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眾人亦主有利哉
言能興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眾人亦曰危殆哉

邦之杞程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

虞

杞程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川國之傾惑曰由所任不賢故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一人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

尚書

稽古樓

尚書卷之六終

